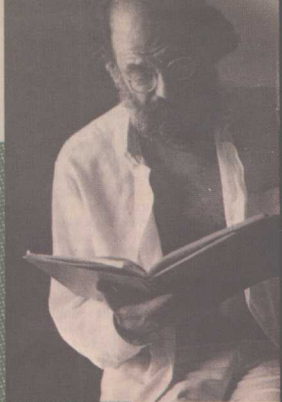




[美国] 巴里·吉福德
劳伦斯·李



垮掉的行路者

回忆杰克·克鲁亚克



Jack's Book

An Oral Biography of Jack Keroua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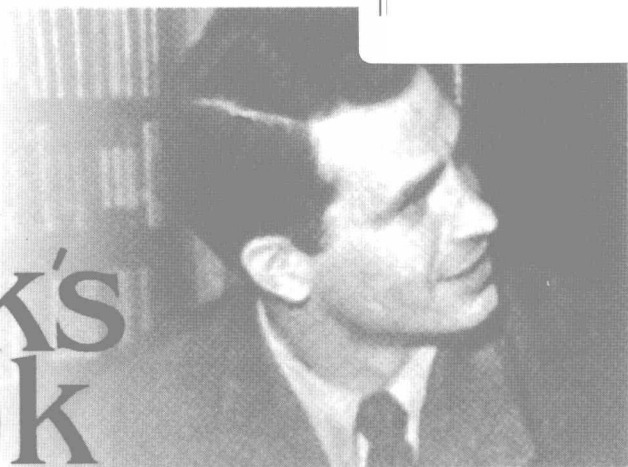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I712.45

521

Jack's Book

An Oral Biography of Jack Kerouac



译
林
出
版
社

垮掉的路者

(美国) 巴里·吉福德

劳伦斯·李

华明 韩曦 周晓阳 译

回忆杰克·克鲁亚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垮掉的行路者:回忆杰克·克鲁亚克/(美)吉福德(Gifford, B.),李(Lee, L.)编著;华明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9
(传记文学译丛)

原文书名: Jack's Book: An Oral Biography of Jack Kerouac
ISBN 7-80657-111-6

I. 克… II. ①吉… ②李… ③华… III. 传记文学-美国-当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664 号

Copyright © 1978 by Barry Gifford and Lawrence Le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87

书 名 垮掉的行路者:回忆杰克·克鲁亚克
作 者 [美国]巴里·吉福德 劳伦斯·李
译 者 华 明 韩 曦 周晓阳
责任编辑 刘 锋
原文出版 St. Martin's Press, 197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111-6/I·104
定 价 17.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马歇尔·克莱门茨，
这本我们一直期待的书

以及玛丽·卢，一如既往
——巴·吉

献给约翰，并纪念
罗伯特·古德曼
——劳·李

作者感谢所有参与本项目——“进取教育”，类似杰克的《杜洛兹的虚荣》——的人，特别感谢给予我们私人帮助的人：卡罗琳·卡萨迪、詹姆斯·格劳尔霍尔兹、莱斯·波克尔、马歇尔·克莱门茨、帕特和利兹·德莱尼、肯和托尼·安德森、洛娜·古德曼、唐·埃利斯、迪尔德丽·泰布勒、丹尼斯·麦克纳利、杜安·大鹰、萨拉·萨特李、比尔·亚历山大、保罗·迪安吉利斯、玛丽·卢·纳尔逊、KSAN-FM电台的官员们，以及朱莉·莱昂，她坚持不懈地为我们打印了那些几乎无法辨认的手稿。我们特别感谢圣马丁出版社的萨拉·贝尔施特，她默默的工作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巴·吉和劳·李

你们整个美国……就像宝石尖上
一个巴尔扎克式的密集的蜂巢。

——杰克·克鲁亚克
《萨克斯医生》

当代美国的“路上生活”

——代译序

华 明

传记一般是为圣人、伟人、至少是贤人写的，但这本传记却是写一个凡人、一个“病人”、甚至是一个“罪人”，这就是杰克·克鲁亚克，“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克鲁亚克的生活十分复杂，然而他最有代表意义的生活却是在路上流浪，正如他那本代表作品的名字一样——“在路上”。在路上，这就是克鲁亚克生活和创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克鲁亚克这个人的关键；而要理解克鲁亚克的路上生活，就需要了解美国文学中的“路上生活”。

在克鲁亚克的《在路上》之前，美国文学中有有关“路上生活”的两大经典著作《白鲸》和《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在《白鲸》中，水手以实玛利、他的朋友野蛮人魁魁格和一艘人跟随亚哈船长，乘着裴圭特号捕鲸船，游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三大洋，捕杀鲸鱼，追击大白鲸莫比·迪克，最终船翻人亡，葬身海底。作品以辽阔的海洋为背景，描写人类与世界上最大的动物鲸鱼的搏斗，以象征的手法，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劳动。在《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中，白人少年哈克厌恶生活环境的陈腐刻板和庸俗虚伪，黑人吉姆不甘忍受奴隶制的欺凌和压迫，他们决心摆脱所有这一切，于是结伴而行，同乘一只木筏，沿着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躲避两岸“文明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去追求心灵的和身份的自由。作品描写了大河之上两个不同肤色的人共同生活，团结互助，在与大自然相融合的一只小木筏上近乎理想状态的生活，与现实中心与人心之间的尔虞我诈行为和社会的剥削压迫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揭露了“文

明”社会的不合理,表达了摆脱“文明”的枷锁,追求身心自由的美好愿望。无论是《白鲸》中的扬帆出海,还是《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中的乘筏漂流,都是路上生活,一种向着变化和运动的追求和探索。《白鲸》反映的是从殖民浪潮到西进开拓这一时期美国民族的追求,人满怀理想和信仰,与大自然生死搏斗,充满了悲壮、质朴和浪漫主义。《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叙述的是从废奴运动到“镀金时代”这一时期美国民族的探索,人面对庸俗和丑恶,与社会进行斗争,显示出成熟、怀疑和现实精神。从一开始,在这块大部分未曾开发的辽阔土地上,就没有封建传统束缚,于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美国民族不断前进,逐渐成熟,上述两部作品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的发展历程。

本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在各方面跃居世界首位,美国之梦似乎要成为世界之梦。接下来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民族和整个西方世界一起经历了精神危机。文明如此高度发展的现实生活,在美国青年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克鲁亚克以完全现代的方式,开始了对新的时代的探索,在《在路上》这部作品中,他以几乎是直白的风格记录了自己的路上生活:主人公萨尔(作者自己)有时独自一人搭车,有时和迪安(尼尔),再加上其他女人和男人一起驾车,横穿美国大陆旅行。与《白鲸》和《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相对照,这里的路上生活有了巨大不同,不是捕鲸船也不是小木筏,而是现代文明和美国生活中的代表性交通工具汽车,不再与大自然风雨同舟,也没有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只剩下几个男女,有的是偷车贼,有的是吸毒者,有的是同性恋,并不为什么功利的目的,仿佛只是为上路而上路。汽车是美国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象征,它是机械,它有速度,它属于个人,它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到了五十年代,汽车已经十分普及,普通人也有车,汽车成为一种文化载体,特别对年轻人来说,更是令人着迷的东西。在作品中,青少年们酗酒、吸毒、群交、搞同性恋、开车流浪,要求摆脱一切

束缚,沉迷在运动中,其中有个重要情节,它是作品的中心意象:迪安开车,萨尔和玛丽卢坐在旁边,三人全都赤条条一丝不挂,在美国西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飞驰,就这样他们游览了一个古老的印第安废墟。离开城市,离开人群,摆脱社会陈规,摆脱道德禁忌,走向自然,走向原始,放纵本性,为所欲为。所有的这一切行为都是无目的的追求,而汽车的风驰电掣使得这些追求达到极致。

人们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答案只能从历史中去找,因为只有人才有历史,人的行为构成历史,动物是可以被视为没有历史的。当美国经历了它的精神发展的生长阶段浪漫主义和成熟阶段现实主义之后,进入了新的时期,空前发达的物质享受,史无前例的个性解放,却又伴随着战争的大屠杀、阶级的不平等,年轻人对这一切感到惶惑、怀疑、厌倦、甚至恐惧,抛弃了旧的道德和价值,又没有新的责任和理想,丧失了理性的标准,只剩下感官的享乐,最终是对社会制度的拒绝,对人类前途的绝望。因此,“垮掉的一代”本质上是美国民族精神的迷惘和失落。

当然,“垮掉的一代”是极其复杂的。他们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金斯伯格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也有斯奈德这样的东方神秘主义者,有尼尔这样世故的偷车老手,也有巴勒斯这样吸毒的知识分子,而克鲁亚克既是“垮掉的一代”的命名者和奠基人,又是其实践者和代表人物。从克鲁亚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垮掉的一代”的若干主要特征:

反社会。“垮掉的一代”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虽然口头批判和否定整个社会,实际上主要拒绝和嘲弄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克鲁亚克“不务正业”,到处流浪,酗酒,吸毒,群交,裸体,搞同性恋,无穷的精力无处发泄,专门进行个人的道德反叛。其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否定传统价值批判现存社会,在无法直接动摇权力制度的现状下,拒绝遵守道德也是一种反抗的策略。

平民性。“垮掉的一代”具有平民性。与大多数文艺流派不同

的是,“垮掉的一代”是平民大众的。他们虽然家庭背景不同,有的出身世家,如巴勒斯,有的出身寒门,如尼尔,大多数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如金斯伯格、克鲁亚克,但是他们都多少从事体力劳动,并且社会地位不高:巴勒斯长期当农民,尼尔始终干仆役,金斯伯格做过搬运工,而克鲁亚克曾是水手、装卸员、体育记者、火车司闸员,以及多种短工;即使他们成名之后,也都没有进入上流社会,相反,他们大都对为富不仁的资产阶级抱有轻蔑甚至敌视态度。他们的平民性也充分地反映在作品中,金斯伯格最推崇的是惠特曼,他的诗歌《嚎叫》继承发扬了惠特曼的自由体诗歌传统,他被称为“新惠特曼主义”的代表人物;克鲁亚克的小说题材取自平民生活,采用“自发写作”手法,不用构思,不事雕琢,不加思索,想到那里写到那里,具有记录文学的特点,事件细节连绵不断,一气呵成,有人把他称为小说界的惠特曼。克鲁亚克和金斯伯格与平民诗人惠特曼的这种联系,充分说明了“垮掉的一代”的平民性。

青年文化。“垮掉的一代”属于青年亚文化。在维护传统价值的成年一代和“垮掉的一代”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深的代沟。在成年一代看来,克鲁亚克等人是幼稚荒唐的,然而,克鲁亚克拒绝成长。克鲁亚克的作品主要是十八部小说,大都带有自传性质,其中十二部构成《杜洛兹传奇》,明显地充满了对童年的回忆;而在生活中,克鲁亚克也一直是孩子,他始终与母亲共同生活,并且经常和青少年们混在一起。本质上说,青年文化是对西方理性文化传统的怀疑,这种文化崇尚本能,企图在感性放纵中确立自我。

艺术至上。“垮掉的一代”表现出艺术至上的倾向。“垮掉的一代”不满社会,怀疑他人,甚至厌恶自己,于是他们逃向艺术。“垮掉的一代”首先是个文艺流派,克鲁亚克和金斯伯格分别是这个流派在小说和诗歌方面的代表人物。巴勒斯吸毒成瘾,他在麻醉中创作,尼尔是个小偷,但是一直在写小说。文学艺术的虚构世界,是他们逃避现实、追求理想、实现自我的最后阵地。在艺术的

世界里漫游,使他们的精神躁动有了目标,日常生活有了意义,最终创造了文化财富。

东方艺术与神秘主义。“垮掉的一代”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对东方艺术与神秘主义的向往。表面上看,极端放纵的“垮掉的一代”与崇尚和谐的东方文化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彼此对立,实际上物极必反,完全否定西方传统价值就很可能导致转而求助于东方文化。金斯伯格拜师佛学高僧,执教于美国科罗拉多纳洛帕佛学院;斯奈德钻研东方艺术,努力追求中国诗歌的意境;克鲁亚克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却对佛教禅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身体力行地到高山深谷中参禅悟道,并且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写了《达摩流浪汉》和《巴黎悟道》两书。无疑,对于某些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东方文化是一条精神拯救之路,至少是与西方文化互为补充的。

以克鲁亚克为代表“垮掉的一代”所表现的上述特征,是美国民族精神探索的一段历程,在同一时期里,其他艺术作品也表现了某些类似的倾向。在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中,主人公也经历了一段路上生活:四十岁的中年男子亨伯特热恋上了十二岁的少女洛丽塔,他带着她开车出走游历美国大地,最后以悲剧告终。在亨伯特病态的追求中,寄托了对世故的欧洲的失望,而“小仙女”洛丽塔的失去童贞,仿佛是对早熟的美国的遗憾。与克鲁亚克的《在路上》相似,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表现一种挑战世俗道德的追求,以及回避现实崇尚艺术的倾向。路上生活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先进,生活方式越来越优越,但是精神状态越来越颓废,结局越来越可悲。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从《白鲸》、《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在路上》到《洛丽塔》,美国民族精神探索的历程越来越暗淡,迄今为止的情况就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民族没有前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美国民族的历史肯定是光明的。然而现今的精神迷惘状态将会持续多久以及如何改变,没有人知

道,文学敏锐地提出了这种问题,但是不能回答这种问题。

在对克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做出抽象分析之后,让我们回到对克鲁亚克进行具体描述的这本传记。克鲁亚克是一个有名的人,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一个成功的人,也是一个失败的人。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这本传记中读到。而我以为,他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就是“路上精神”,一种想要浪迹天涯的永无休止的冲动。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深处都有过这种冲动,但是,克鲁亚克的这种冲动更强烈、更持久,并且化为行动,化为艺术。

作为一本反映文学家生平的传记,本书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手法:众多当事人(与克鲁亚克打过交道者)进行回忆,通过作者叙述合为一体。这种方法不仅给出了对克鲁亚克的全方位观察,能够使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克鲁亚克,而且提供了对克鲁亚克的多标准评价,有助于读者做出独立和准确的判断。

译后掩卷,一种感慨之情油然而生。其中一个场景在我心中久久徘徊:克鲁亚克辍学回家,他最好的朋友劝他继续深造,为了安慰朋友,他答应了;他们在车站分别,当克鲁亚克乘坐的列车开动后,这位朋友一边跟着列车奔跑,一边唱起了一支送别的歌。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自己的心情有些像他的朋友,我为他送别,我们的这本译著就是为他送别的歌。

二〇〇〇年仲夏于南京望江楼

序言

美国向它的小说家提出了古怪的要求。他们的艺术无法单独实现这些要求。我们希望他们提供给我们一些社会性的模板,这种希望是如此坚定,以至于我们评价的往往是艺术家的生平而非他们的作品。如果小说家宣布他们自己属于一个正式的文学运动,或作为一代人并肩而立,那么,我们会很高兴的,因为这使我们对他们的运用简化了。如果他们惠赠给我们一个声明,那么它就具有契约的强制效力。

自亨利·詹姆斯以来,欧洲被美国人视为一个巨大的可资借鉴的灵感仓库,而移居海外成了作家的某种责任,不管能否实现。欧内斯特·海明威为酒徒们缔造了一个市场。菲茨杰拉德夫妇则向一定时期和一定阶层的美国年轻人保证,在广场喷泉里浸泡乃是一种得体的行为。

如果把一种规矩的起源追溯到他们的作品,我们便会在心里把这些作家当做某个时刻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注意到他们。假如他们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便会为他们定位,他们就会像邮集中被放错了位置的邮票一样。我们有时会以这种方式拒绝给予艺术家发展变化的正常机会,而这些机会就存在于艺术的赤裸裸的必然性之中。

本书有关一个人,他是上述文学实用主义的受害者。在人们的记忆中,杰克·克鲁亚克是“垮掉的一代”的典范。但是,“垮掉的一代”根本不是一代人。这个标签是作为回答记者提问的一篇自

我解释性文章而发明出来的,但是它被按照其表面价值加以接受了。克鲁亚克在《在路上》一书的第一批样本付印之前就已使用过该短语[在《垮掉派的爵士乐》(1955)一文中],而他的朋友约翰·霍尔姆斯也在其小说《Go》^①中描绘了一个同样的世界,他为《〈纽约时报〉杂志》和《绅士》提供了一篇有关这新一代的时事评论,这篇评论是以一种这些刊物的读者所希望的风格撰写的。

克鲁亚克是一位作家,他那姗姗来迟的成功有赖于一种新的散文手法,他把这种手法运用于一个坚实的古老类型故事上,即一个年轻人五花八门的冒险经历。克鲁亚克的不幸就在于,他的名声——与其文学地位无关,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待确定的事——更多地归功于他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本身,而非他描绘的手法。尽管他后来坚持说他就愿意这样。

除了业余者、机会主义者和那些其一代人身份特征就他们自身来说是稍纵即逝而不是全心全意的人物,“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派别,在相当程度上就等同于克鲁亚克和他的朋友威廉·巴勒斯与艾伦·金斯伯格。他们三人在生活和艺术上以一些牢固而复杂的方式互相依存,即使在克鲁亚克离开人世十年后,他的散文风格仍留存在金斯伯格所采用的某些形式中,金斯伯格采用了这些形式,变成了他今天这样一个世界诗歌的代言人。金斯伯格摆脱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本正经打着领带的“金西”的角色,设法利用了公众的危险力量来保护他的形象,这一形象对他想做诗人的目的是很有用的。巴勒斯那冷漠的超然和柯立芝^②式的沉默,显然自孩提时代以来就是他的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使他能够不

① Go在美国口语中具有多重意思,如“劲头”、“成功”、“一口气”、“意外事件”、“约定”、“机会”、“(酒或毒品等的)一次消耗量”,等,此词作为六十年代的一个流行词,具有较强的文化含义,并已进入其他语言(如日语),霍尔姆斯将其用做小说题目,意义较复杂,干脆不译。——编注

② 美国第三十任总统。——译注

受打扰。第四个人物是格雷戈里·科尔索,他进入这个圈子较迟,后来一直在法国继续扮演 poète-maudit(被诅咒诗人)角色,在法国,这种角色属于一种已接受的传统。克鲁亚克无法采用他过去朋友的任何生存策略,或者说,他无法找到自己的成功策略,这使得本书最后一部分读来令人悲哀。当《在路上》于一九五七年面世时,他那多年来藏在背包里的书稿越来越少了,这时他在文学上和商业上都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成功,但杰克却再也达不到他第一部小说《小镇与都市》(1950)的水准了。金斯伯格曾要他写一篇文章来简单地谈谈自己的写作技巧,这篇文章后来以《自发的散文之要旨》为题发表在《黑山评论》上,该刊是一个绝对先锋的南方学院^①的学报。克鲁亚克的手法是向技巧宣战,但其语气却被作为糟糕的意识流散文和诗歌宣泄的借口而接受。克鲁亚克并非自愿地被树为一个他不愿也无力推进的运动的化身。突然,他发现自己被媒体置于一个舞台的中心,这个舞台上布满了各式道具,它们来自法国存在主义(黑毛衣、贝雷帽),晚期的浪漫主义(无拘无束的快乐主义),以及从德·昆西^②到安斯林格的有关毒品的全套观念。

克鲁亚克很快意识到这种角色的危险,但他却以一种羞怯和好斗的奇特混合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他最初把媒体对他的注意当做恭维加以接受。其核心乃是一种侮辱。为什么记者们不能去考察那些作品和作者本人呢?正像他一九六七年对《巴黎评论》谈到的那样:

我是如此地忙于在小说中采访我自己,并如此地忙于写下这些自我对话,以至于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这十年来我如此痛苦地活着,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那些采访我的每一个人重复我在作品中已经解释过的事

① 即纽约黑山学院。——译注

② 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评论家,嗜鸦片,以《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由》而闻名。——编注

情。……这真是毫无意义。

他开始直截了当地说出一些有关他根本性的保守和宗教倾向的事情,专栏作家有意以反讽的技巧,及时地引用这些事情。《绅士》杂志曾把克鲁亚克描绘成一个令人悲哀的阶级反叛者,一个伯奇党^①式的嬉皮士。尽管这一侮辱是在他去世以后才出现的,但克鲁亚克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以下预言立刻会实现,他在一九五一年一个午夜在厨房和尼尔·卡萨迪谈话时,就做出了这个预言:

我曾经和一个身穿皮夹克的小伙子参加过里兹耶鲁俱乐部的一次聚会,当时我也穿了一件皮夹克,那儿有上百个身穿皮夹克的年轻人,却没有身着晚礼服的神情严肃的百万富翁……每个人都在吸大麻,都在一大群狂野的人中悲叹下一个十年。

他在其他任何人之前看到了这个预言的到来,他为它的到来受到责难。

六十年代后期的某些社会生活方式和克鲁亚克作品中的内容之间的这种混淆不断地给他的名声造成损害。马尔科姆·考利在其论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文人社会方面的著作《流亡者的归来》中,描述了《星期六晚邮报》对格林威治村^②的三十年积怨,《纽约时报》步其后尘,至今仍保持着一个批判抨击“垮掉派”的专家角色。英语文学的学生等了二十年才等来了第一个适合学者(生)阅读的《在路上》的版本,只是到最近,克鲁亚克的这部作品才开始征服诗人杰克·斯派塞所说的“高贵成熟而又愚顽的英语系”。

然而,尽管指定阅读书目有所不同,但任何一所有一定规模的

① 美国极右组织。——译注

② 纽约的一个街区,文人和学生聚集地,反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译注

学校的学生,无论是在安阿伯、切佩希尔,或是奥斯丁,以及坎布里奇^①,他们总会走出校园到大街上发现一大批克鲁亚克小说的选本,往往是英国出版的平装本。这些书仍生命力盎然。“新美利坚图书馆丛书”版的《在路上》一直在印刷中。金斯伯格和他的诗人伙伴们,已经在科罗拉多的那所佛学院纳洛帕学院创立了一个杰克·克鲁亚克脱离实体诗学学院。一些电影公司也重视克鲁亚克的小说,一出基于其生平事迹的戏剧一九七六年在纽约、一九七七年在洛杉矶上演。

就像斯各特·菲茨杰拉德(又一位酗酒的天主教徒,在其人生中途就已耗尽)的情况一样,对克鲁亚克来说,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克鲁亚克的传说不仅仅使其作品变得暗淡起来,而且有可能取代他的作品。假如他能活到具有老谋深算的文学政客的手腕的话,那么,有可能某个出版商已实现他的以下愿望,即经过修订的正式出版(一劳永逸地使用真实人名),这是他的“一本像普鲁斯特那样的煌煌巨著……的庞大喜剧”。他将称之为《杜洛兹的传说》。显然,这种煌煌巨著的概念是不适合于他的处女作《小镇与都市》的,这是杰克自己也承认的事实。所以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是还有其他一些问题。精明的出版商迫使他给同一些人物起一系列恼人的化名,甚至在《地下的人们》中,要用旧金山来掩盖纽约,以防被控诽谤。他的作品散布在外国和美国一些出版社,单个作品时有时无地出版。最后,我们久久地期待着先睹为快地看到他那些尚未发表的材料,包括《达摩点滴》,这是他编写的一本经典佛教读本,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些书信。

本书旨在为对克鲁亚克初步解读提供一个框架,他成功地给了我们一本煌煌巨著,但却是以市场所要求的单行本的形式。本

① 分别指美国著名的伊利诺伊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得州大学和哈佛大学所在地。——译注